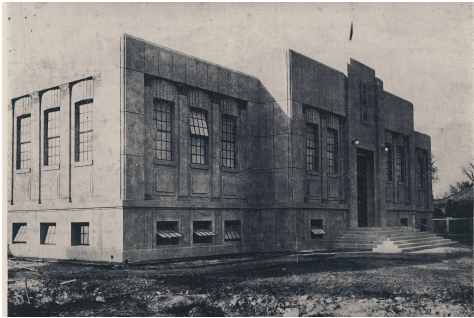


严智开:拓荒中国首家公立美术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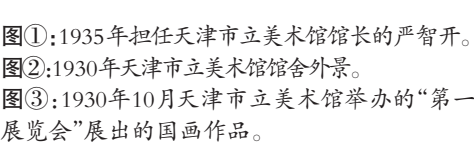
齐珏



图①:1935年担任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的严智开。



图②:1930年天津市立美术馆舍外景。



图③:1930年10月天津市立美术馆举办的“第一次展览会”展出的国画作品。

2015年,拙著《丹青背影:严智开与天津市立美术馆》出版,一度被学界忽视的近代美育先驱严智开,以及由他一手创办的天津市立美术馆,从史料深处“走”出来,进入公众视野。追溯我与这段历史的缘分,最早要从硕士毕业论文算起,二十余年间,我持续搜集、核对各类民国报刊、馆务档案与人物年谱,也曾远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,踏访当年严智开留学曾漫步的校园,试图从时空交错里贴近这位美育先行者的心境。

多年考据过程中,有一桩遗憾始终萦绕心头:各类文献仅记载严智开逝于1942年,但确切逝世日期、离世地点付之阙如,书稿内的人物年谱只能留下空白,这份残缺让我久久难以释怀。2026年年初,我意外在出版于1942年的《实报》上寻到关键记载:“天津名人严范孙先生的哲嗣严季聪,本月六日死在了北京寓寓中。”(秋尘:《记严智开》,《实报》,1942年8月13日,第2版)二十余年考据的残缺终于补齐,也引发我重新梳理严智开生平的思绪。

严智开,字季聪,1894年生于天津,其父为“南开校父”严修。严修为幼子取名“智开”,寄望他能有开启民智的担当,这二字也奠定了严智开毕生“美育救国”的人生底色。严智开幼年在家塾研读经史、练习书法,家中开办蒙养园后,跟随日本教师学习音乐、手工,早早种下艺术种子。少年时期目睹兄长相继赴海外求学,他心中立下出国研习美术的志向。

1911年,严智开远赴日本,先入东京音乐学校主修钢琴;一年后转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,师从近代油画大师藤岛武二。留日期间,他结识汪亚尘、关良等一众美术青年,共同发起中华美术协会;1918年,他获得官费名额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修美术教育;1920年再度动身前往巴黎美术学院深造,前后横跨日、美、法三国,完整吸收东西方美术教育理念。

1925年,归国后的严智开在《北京师大周刊》发表专题演讲稿《美术保存与国家》,彼时北京城内古牌楼随意拆除,珍贵石刻遭洋人走私外运,他直言古建筑、古器物是民族活史书,呼吁政府设立公共场馆统一收藏保护。这番言论为日后创建公立美术馆打下扎实理论根基。严智开发现当时美术教育偏重纯绘画创作,完全脱离百姓生活与本土工业发展,国货因缺少审美设计难以抗衡西洋商品,由此萌生建造公立美术馆的构想。1929年,天津市政府正式委托严智开筹建市立美术馆,1930年10月1日,天津市立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,成为近现代中国第一座独立建制、政府全额拨款、长期面向全体市民开放的公立美术馆。

同期国内多地美术规划均无法与之相较:苏州美术馆属于颜文樑自筹的校内(苏州美术专科学校)

幽默是幽默者对人生、对社会做细致入微的体验、观察,是看透了世态炎凉,彻悟人生,得之于心之后,用貌似诙谐冷漠,实则入木三分的语言表述出来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幽默是对见怪不怪、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所作的深入浅出

的反馈,是幽默者对世事所抱的一种独到的见解,一种批判的态度。其中,固然有对时弊的嘲讽、有愤世

的成分,但基调是容忍、豁达,乃至玩世不恭。幽默感里总含有正义感。

真正的幽默应该是使人报嘴一笑之后,悟出某种真情,体会到某种味外之味,或辛辣,或酸楚,或令人做不可名状的苦笑。幽默的语言不在于多么深邃,平常的语言亦显幽默。比如,世人总是众口一词地盛赞青春,说青春是美丽的,像一朵圣洁的花,愿青春永驻,青春万岁。但有人却不以为然,说:“青春像一条小河,流着流着成了浑

浑子。”此语虽不雅,却耐人寻味。它一语道破了人们似乎熟视无睹,又似乎有意回避的事实真相。林语堂在《论幽默》一文中说:“好的幽默,都是属于合情合理,其出人意外,在于言人所不敢言。世人好说合礼的假话,因循不以为怪,至一人闹发真理,将老实话说出,遂使全场哗笑。”前面讲青春的那句话说得既合乎实情,又出人意料,其幽默感油然而生。

清代郑燮的名言“难得糊涂”堪称幽默中的上品。郑燮在

私人展厅,无财政支持,仅服务校内师生;广州1928年公立美术馆规划受经费、场地制约彻底搁置;上海、南京仅停留在筹备文件上,尚未建成固定常设场馆。唯有天津,配套藏品征集、全民展览、分层教学、文物保护等全套制度。严智开曾留下论断:“美术者,一国文化之度量衡也。美术非仅供娱乐,实为民众生活之必需,无全民审美,则国货难兴,文脉难存。”

馆内运营体系规划周全,常年开设免费公共展厅,分设全日制美术专修班、周末班、夜校进修班,同步成立篆刻、摄影、集邮等研究会,定期出版《美术丛刊》;同时主动介入文物保护工作,1930年,津海关截获74件汉魏六朝走私石刻,全部移交馆内收藏,至1940年,馆内书画、陶瓷、传统纹样等藏品总量达到三千六百余件,馆藏规模居全国前列。

1932年,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辞职,严智开临危受命接任,就职时提出,乱世发展美术必须深耕实用方向,以美术改良国货、教化青年。任职不足半月他便因身心劳累请辞,全校师生组建护院委员会轮番挽留。彼时教育部计划裁撤学院,严智开往返北平、天津,南京多次斡旋交涉,最终在1933年敲定将学院改组为国立北平艺专(今中央美术学院前身),并担任筹备处主任。他将天津市立美术馆的成熟模式完整平移至高校,设立绘

画、雕塑、实用工艺、艺术师范四大学科,细分金工、织染、漆工等专业,专门培养改良本土工业品的美术人才,同时常态化举办公众美术展,打破高校艺术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。1936年,因校内办学理念分歧与人事矛盾,严智开辞去校长一职,重返天津专心打理美术馆。

1937年,天津沦陷,美术馆财政拨款彻底中断,大型公展被迫停办,但严智开与秘书刘子久始终坚守阵地。1939年,特大洪水席卷天津,二人连夜转移馆藏书画、石刻,最大程度地保全文物;水患平息后第一时间恢复各类美术课程。1940年,馆舍迁入西北角严翰林胡同的严氏老宅,硬件条件大幅降低,篆刻、西画、国画进修班却从未中断;同年严智开整理编撰《天津特别市市立美术馆概况》,完整记录十年馆务,为后世留下一手权威档案。

常年南北奔波、高压工作叠加高血压顽疾,终使严智开身体每况愈下,1942年8月6日,他于北平寓所与世长辞。北平艺专一众旧友悲痛不已,齐白石遣其子齐良迟送来奠仪致哀,足以窥见美术界对他的敬重。

长期以来,美术叙事多聚焦林风眠、徐悲鸿、刘海粟等名家,严智开与天津市立美术馆鲜为人知。而近十年学界的数十篇专题论文,充分证明其历史价值值得深挖。2025年,天津美术馆推出常设展“启智开新——严智开与天津市立美术馆”,从“丹青背影”到“启智开新”,这段被埋没的拓荒史完整重现。

严智开曾清晰定义艺术教育的价值:“艺术教育不只为了造就画家,更要培育美术教员、改良工艺人才,令学子所学可安身、可利民。”他一人双线开拓美术事业,一边搭建面向全民的公立美育平台,一边建立贴合国计民生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,这样的实践路径,在近代美术史上实属罕见。

一页泛黄旧报,为我补齐严智开生平研究的留白。回望二十余年埋首故纸、辗转寻访史料的岁月,我时常想起叔本华那句箴言:“这是我们内在的罗盘,一种神秘的冲动——它引导我们准确地走上那条唯一适合我们的道路。”于我而言,耗费多年心力打捞严智开与天津市立美术馆被湮没的往事,正来自这份心底的文化使命感指引的方向。历史从不是冰冷文字的简单堆砌,那些被尘埃遮蔽的先驱、消失的文化建筑,断裂的美育脉络,都需要研究者俯身拾捡、悉心复原。厘清这段尘封的拓荒往事,不仅是还原一位津门先贤的完整人生,更是为中国近代美术史补上关键拼图,为天津独特的文博文化留存珍贵根脉。未来我仍会循着这份初心持续求索,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继续挖掘,让更多沉睡于时光深处的津门风骨、城市文明,被留存、被看见。

山东范县、潍县做了十二年的七品县官,勤政爱民,体察民间疾苦,一心想做个好官,却因荒年开仓赈灾而获罪。由此,他亲身体验到所处官场的黑暗与腐败,深感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力改变社会风气。对此,他深恶痛绝于内,无可奈何于外,内外夹攻之下才逼出这句“难得糊涂”之叹。看透了当时官场的腐败,却言“糊涂”;把人人嫌弃的糊里糊涂、不明事理又说成是“难得”的可贵之物。这“糊涂”二字分明是顾左右而言他,是在装糊涂。乍闻之,令人一笑;稍加思忖,又生沉重感,所谓内庄外谐。在这对人生、对社会透辟而独特的见解里蕴藏着多少辛酸苦辣,多少愤世嫉俗的激情!这种寓意深远、达到悲怆地步的幽默,才是幽默的最高境界。

第五四八一期

幽默的境界

鲍奕豪



孟夏拂晓,长芦烟色漫过西河水面,大红桥一带水波浸着微凉,微波荡漾。岸边柳树林里传来的“啾啾”雀子声划破一丝静谧,唤醒了一河船户浅淡的睡意。晓雾渐次消融,沿岸泊着的一只只小舢舨随波轻晃。这是1930年代的一天。张富贵掀开潮湿的棉被,赤足踏在湿漉漉的船板上,目光沉沉落向不远处的孟家渡口,万千心事缠在一湾流水中。

张富贵本是胜芳人,一家世代倚运河舟楫营生,转运货物、沿河叫卖,全凭一条“小帮摇”糊口。奈何战乱年月,自家赖以活命的船只被日军兵卒劈碎,无以为生。张富贵的老爹早年曾往天津卫走水路,于是便联合周边几户避祸于“心目中的天堂”天津卫。津门自古流传着一首船谣:“三岔口,停船口,南北运河河口口。货船拉着盐粮来,货船拉着金银走。九河下梢天津卫,风水都在船上头。”初至海河沿岸,众人本想凭旧业讨生计,却不料水路早已无小民立足之地。

天津开埠后,1865年,英国驻津领事馆领事孟甘制定规则,阻遏本土民船使用海河码头与主航道。借口是本土帆船造型笨拙而体积庞大,在潮流中殊难驾驭,导致海河中碰撞事件屡有发生。据吴

河海文化汇天津(五)

大红桥下“小帮摇”

王静

弘明编译《津海关贸易年报(1865—1946)》载,1870年代以后,“在沿海贸易较为重要之业务中,洋轮并洋帆船现已将民船排挤殆尽。”彼时海河之上,巨舶林立,西式蒸汽轮船傲然泊驻,独占宽阔主航道。《大公报》1947年9月18日第4版上的一篇文章就称:“海河上满舶(泊)着船舰……巨型的海轮傲然地泊在一边。”甚至连居住在岸边的居民也难以幸免,庞大的过驳轮船在拥挤的河道上航行,为了躲避碰撞,即使是船长亲自掌舵,轮船也会撞向河岸上的茅屋土墙和菜田,船只倒退时,有时整片茅草屋顶都留在了船前甲板上。雷穆森《天津租界史:插图本》中,亦记下这般洋船侵夺民生的旧事。

海河主道再无小民容身之所,一众逃难船户只得投奔大红桥西河一带的同乡。西河是天津粮食的重要来源地,来自河北中南部完县、满城、霸州、容城、新安一带的粮食经由民船输送到天津,在大红桥西形成一处粮食交易市场——北集。

托乡邻照拂,张富贵重操舟楫旧业,闲时便赴太古、怡和、招商局各大码头扛货出苦力补贴家用。为多挣几份口粮,张富贵和他老丈人眼盯客租了一条对槽船往市区运转,按照船户一股、人两股“三一三余一”规矩同砖窑劈账。儿子大春虽然只有十来岁,却是个机灵鬼。每当看到有客船或运

粮船过来,立马就摇着小帮摇紧随其后,以清脆高亮的嗓子叫卖一些零星吃食,如干净新鲜的油炸饼、分量十足的大烧饼等。在这样的水面上讨生计,没点嘴上的真功夫是站不住脚的。主顾一声招呼,大春干脆利落地跳上粮船或客船,把食物递给客人手中,拿着钱又从容地跳下来。为多做几桩生意,大春常以缆绳前端钢钩扣牢大船帮,一套套市井熟练的俏皮话哄得船工、客商情愿掏钱。这小小帮摇船,恰如河底滑泥鳅,专挑大船巨轮靠不近、官办码头瞧不上的边角水道讨营生。纵然劳苦,一家老小总算在西河汊下微弱根基。

谁料安稳日子转瞬生变。前几天,主持孟家渡口营生的孟广福父子侄三人,突然不准任何小帮摇船户在此停靠,百余家赖渡口谋生的船户,尽数被驱至三里开外的大窑滩。那一处水流湍急,滩涂尽是烂泥,无半分可供装卸粮货的木跳板,但凡转运粮食,脚行开销便能吸干船户微薄利润,更不必说倚仗小帮摇在水面上兜售吃食、做点零碎营生的贫苦人家。张富贵只喝了一碗野菜面糊糊便没了食欲。

晨光铺满河面,周边的船户纷纷聚至张家小舟,共商对策。众人多是冀地乡间逃难来津,数家合伙经营一条船维持生计。早年间军阀混战,水断陆绝,船户早已饥寒交迫;及至市面稍缓,亏捐杂税又层层

每逢七夕,思念甚浓。在熙来攘往、人流如织的火车站和纵横千里万里的列车上,应是吟诵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的绝美之地。“纤云弄巧,飞星传恨,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……”过去的蒸汽机车靠添煤、内燃机车靠烧柴油,现在的电力机车和动车全靠接触网送电,它们凌空飞架在铁道线上空,坚韧、纤细、优美,像极了喜蛛吐出的丝和织女手中的线,穿过山川、跨过江河。人世间的鹊桥真多!

七夕又叫乞巧节,相传织女擅长织造云锦,人间女子便在农历七月初七夜晚向织女祈求,希望习得精巧的女红手艺。她们对着明月,用彩线比试穿七孔针,顺利穿入即为“得巧”。这个夏天,我有幸结识了不少在银色月光下穿针引线的人,不管头上是十五的月,还是七夕的月,他们都在接触网上穿梭不停。

天津高铁供电运行区是天津供电段的“眼珠子”,负责津秦高铁、京津城际、南仓城际高速联络线共计219.214公里高速接触网的运营检修、应急处置、外部环境管控治理工作,天津站和天津西站两大枢纽站都归他们管辖。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,当我走进工区时,职工们正在等月亮呢!每个宿舍的窗户都紧闭着,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,院子和楼道里静悄悄的。天津高铁车间党支部书记张琛林打趣说:“我们就是一群‘夜猫子’,昼伏夜出。”虽说和乞巧女一样都在月下,但他们可不是在花前,他们面对的是6米高空、27.5千伏高压、350公里高速,还有夏天的高温高湿和冬天的寒冷天气。从6月份开始,工区正式开展津秦高铁大面积更换新型吊弦会战,每晚的工程量非常大,当天任务是更换473根吊弦、拆除32处防风拉线、专项排查61处弹性吊索。工长小陈形容安装吊弦就像女人绣花,每道工序都得精雕细琢,上线夹卡牢承力索,下线夹贴紧接触线,每一颗螺栓的松紧,每一组参数的校核,都要做到毫米级把控。我看了他们的作业示意图、天窗作业横道图和精测精修作业流程图,精密程度极高,远非绣花织锦能比。

自那天离开工区到8月上旬,这段日子远远不像坐高铁那样过得飞快,每天晚上除了下雨就是高温高湿。我很想去现场看看他们的施工情况,但受限于非工作人员一律不能进现场的规定,只能通过微信与他们联系。

“您能联系一下我们记那边吗?我这实在太忙了,吊弦现在还没换完。”

“从开始到现在更换了6809根吊弦、拆除463处防风拉线、更换56组电连接和61根补偿绳。”

8月6日下午,我琢磨着应该没打扰工长小陈休息,连发了几条微信,他的回复听上去有点“勉强”。

张琛林给我发来了十几张现场照片,有在高空更换吊弦的、有在底下扶楼梯的、有蹲在钢轨上搞测量的、有低头看图纸的、有抬头验收的……他们身着橘红色或橘黄蓝灰相间的长衣长裤衣服,罩着绿色马甲,戴着黄色或白色的安全帽,穿着黑色劳保鞋,头灯的光、一丝不苟的目光、脸上脖子上胳膊上渗满汗水的反光都为夜色增添了丝丝生动图景。

8月7日,立秋,这一晚我在唐山享受了久违的舒适天气,夜风把我吹了个透心凉。只是因为阴天没看见月亮。

“昨晚天津有秋天的感觉了吧?看见月亮了吗?”第二天,我给小陈发微信。

“还像前些天那样湿热,好像没有月亮。哥,你问月亮干嘛?”那边迟疑了一会儿才回我。

“常是月下客,昨夜未遇又何妨!”我回了个笑脸表情。

七夕是浪漫的,王队长说接触网也是浪漫的,像披响了歌曲《最浪漫的事》的琴弦。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。1991年,他在青岛海军海上应急救援队服役;2025年,他在天命之年请缨加入天津站高铁供电应急救援队。一年多来,他和他的11名队员在艰苦、紧张、危险的工作氛围中,始终保持着积极、乐观、向上的心态。救援队部队和天津站18站台首尾相望,6个人每人负重20多公斤的工具包,如何在5分钟内穿越二楼候车大厅到1—18任何一个站台上集结?如何在30分钟内赶到故障现场?我和王队长在天津站走了一遍到站台的路线,到18站台有400多米,还有客流影响等外在因素,挑战还是蛮大的。他们精挑细选,经过无数次反复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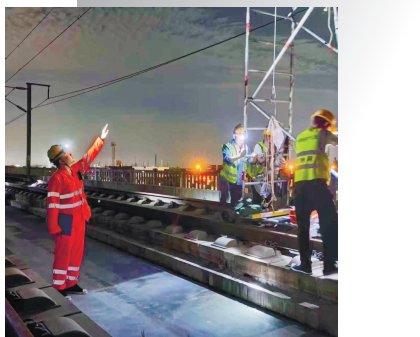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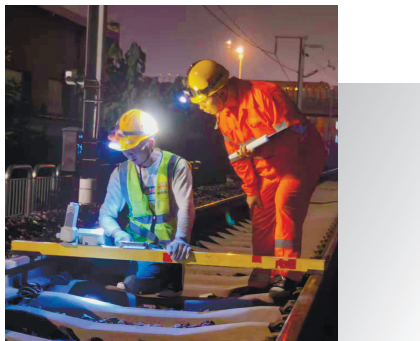
验,攻克了这个“拦路虎”。大家先研究如何快速背上6个1米多高的大工具包。经过反复实验,有了最佳方案,让两个前轮着地、前倾45度、手抓提手,腰背微沉,手臂轻拉不硬拽,依靠腿部发力带动包体,保持包身紧贴身侧,不超前、不落

后。再有就是全队同步协同,做到步调、拉包动作高度一致。从1人1包单练到6人6包协同练,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终于铁杆磨成了针,起步时同步俯身握提手,同时迈同侧第一步,箱包同步离地小幅跟进;行进中所有人步幅、步频统一,全程保持队列整齐,人包动作同步。还有路线、客流、异常情况应对,他们都优化成“现代化生产线”。

王队长说,应急队就像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中的“钢七连”,永远不抛弃、不放弃,应急过程中谁快要跟不上了,大伙儿们都拉一把、拽一把。

鹊桥仙

郑建伟



他们还被称为铁路“蜘蛛侠”,蜘蛛侠凭借蛛丝飞檐走壁,他们爬挂梯如履平地。挂梯也叫蜈蚣梯或鱼刺梯,平时分七节装在工具包里,救援时才拼接在一块,每节上装有踏蹬,共有6米长。它在应急救援中兼具体积小、可拆卸、机动灵活等优点,但对施工人员专业技能要求很高,顶端只有吊钩一处固定,人员在攀爬、转身作业时梯子左右摇摆,稳定性差,对人员平衡能力要求高;再有就是没有宽阔的站立平台,只能在踏蹬上操作,长时间高空作业容易疲劳,工具没地方放,操作不方便。应急队刚成立那会儿,大家都挂挂梯,明明系好了安全带,地面有专人监护,可是刚迈上几节梯子,手心就开始出汗,腿也不听使唤,手脚脚慢总是配合不上。经过不断摸索,队员们总结出“手把牢靠,脚踏稳准,快速攀爬”十二字攀登术,现在大家动作越来越利索、平稳,速度全部进入6秒以内。

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队员们也有遗憾的时刻——不能常伴家人身边。于是,小青年们每天熄灯睡觉前,都要和媳妇、孩子视频通话,哪怕只有几分钟,也能缓解思念;小程的孩子现在五个月大了,他忘不了孩子刚出生,自己就爬到高空;小王错过了女儿成长的很多瞬间;日子过着过着,王队长和媳妇小温就成老伴儿了……

天河有桥,不负遥遥相思;山河有路,连接烟火归途。七夕不见鹊,据说喜鹊都去天河搭桥了,无数铁路供电人也隐在灯火阑珊里守护着他们的桥。

题图:天津供电段接触网工夜间天窗作业场景。(张琛林 摄影)

压身:房捐、铺捐,以及各种路卡税费层出不穷,甚至有地痞流氓假借各种“委员会”名目强迫船户购买会旗、缴纳会费。众船户中,凤凰山被迫缴纳了买旗钱,刘万德在万国桥被勒索了一块大洋,李庆云更是因拿不出捐项而遭受无赖殴打……就是张富贵的运砖船,过了五月节,也得和其他船家凑齐银钱,给沿途岗亭巡警送上节礼,只求每日两次盘查能稍加宽限。各家各有苦处,一旦离开世代赖以谋生的渡口,前路茫茫,人人心头满是惶惑。眼见众人愁容满面,张富贵决意出面做船户代表,登门与孟家商议,只求对方留一线生路。

张富贵找到孟家人,直言一众船户在西河摆渡、转运货粮已有数十年,摆渡的走摆渡道,摆货的划摆货船,长久以来各行其道,从未起过争端。大伙儿靠给客商运粮贩货或卖点小货维持生计,如今渡口一封,便是断了数百船户活路。孟家人却丝毫不为所动,只称手握市工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,年年足额缴纳赋税,渡口客货承运之利理当归自家独占;一众小帮摇无官方执照,四处揽活儿便是抢夺自家水路生意,理应驱逐取缔。张富贵再三辩白,若非生计逼仄,穷苦船户断不会争抢营生,况且众人做的皆是孟家不屑经营的零碎小买卖;再者,所谓渡口禁他船承运的规矩,工务局并无成文案牍可依,不过是民间长久以来形成的相处惯例。

双方争执多日,始终没有协商出一个解决办法。其间,帮摇船户小海、崔大和等人只得冒险在河面驳货渡客,与孟家起冲突,此事亦登载于1934年6月6日的《大公报》上。最终社会局出面调处,考虑到船户谋生不易,给出一条看似折中、实则偏倚商人的方案:所有小帮摇船户,必须向市工务局申领官方执照,方可继续经营。这般条件,囊中羞涩、本就挣扎求生的小民根本无力承担,无

可奈何之下,一众撑着小帮摇的船户只得陆续辞别大红桥,四散奔赴各处寻活路。

岁月流转,当年西河舟上的老帮旧友偶有相聚,谈及大红桥下旧事,无不唏嘘慨叹。西沽老字号的糖皮依旧金黄酥脆,一碗碗豆浆入喉,尚能驱散满身河上风霜。众人各有浮沉:有人远赴西河刘庄子,驾船往返天津、营口,贩运玉米高粱,行情顺遂时能攒下微薄辛苦钱,闲时垦荒种地,种点麦蔬贴补家用;有人落脚塘沽,在驳船上做工,先后为太古、大沽、本地招商局驳船效力,战火年间又辗转受雇于日、美商轮,水上生涯九死一生……唯有张富贵依旧守着砖运旧业,每日天未亮便赴砖窑领装砖券,驾着船抵低贴水面的小舟,穿行桥洞、泄水沟,跟着一长串货船往市区行进。往返不过二三十里水路,却要耗上整整一日;倘若一日无活儿,阖家次日便无粮下锅。

大红桥的波皱岁岁更迭,小帮摇的桨声早已消散在岁月雾霭里,可津派河海文脉,却从来不止于租界洋楼、通商巨舶的宏大叙事,更藏在这些底层船民挣扎求生的烟火里。从胜芳到西河,从一叶小帮摇到百里航道,这些撑船人是津门水脉最细嫩的肌理。漕运粮香,码头吆喝,尽数糅进他们潮起潮落的半生;官家执照、洋商规约、地痞苛捐、渡口纷争,层层枷锁压在民间舟楫之上,可西河水从未断绝,船户讨生活的韧劲亦从未折。一河通南北,一海纳悲欢。巨轮载金银,帮摇讨温饱,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天津水韵,并化作这座河海码头最温柔也最厚重的民间底色,岁岁随潮声,不曾远去。

题图:1910年代天津北营门外大红桥。



沽上丛话